

# 文匯講堂

传播人文关怀 汇聚高端名流 讲得通俗易懂 堂中尽情交流

2014 年 11 月 8 日

总第 81—2 期

东方讲坛·文汇讲堂“文学与我们的生活”第二场

报名、话题网页：<http://www.whb.cn/zhuzhan/jiangtang/>



文学季采编团队：

黄相宜 张贝思 陆红平 马榛子 李志秋 左京

整体设计：夏莉佳 视觉音频：袁圣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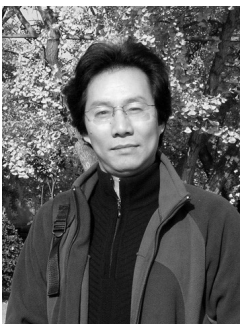
方方

主讲嘉宾

## 文学创作的 personal 表达

方方, 本名汪芳,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1955 年生于江苏南京, 成长于湖北武汉。1974 年高中毕业后在武汉当过四年搬运工, 1978 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 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工作。1989 年调至湖北省作家协会工作, 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1987 年发表中篇小说《风景》引起极大反响, 并因此成为中国“新写实”派代表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主要以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凡俗生活为主要题材, 著有长篇

小说《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武昌城》; 中篇小说《桃花灿烂》、《行为艺术》等; 著有地方志类的散文集《阅读武汉》、《汉口的沧桑往事》等。作品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第十届华语文学传媒奖等多个奖项。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日、意、葡、韩等文字在国外出版。2007 年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主编《长江文艺》, 主持扶持基层作家、青年作家、女性作家的项目, 并创办“屈原文学论坛”。



汪涌豪

主讲嘉宾

## 文学：一种否定与超越的力量

汪涌豪,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浙江镇海人。1962 年生于上海, 1989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获文学博士学位。2001 年任复旦中文系副主任,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 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1988—2000 年为日本九州大学客座教授, 2005—2006 年为神户大学特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

究, 兼治古代哲学与史学。著有《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1994 年)、《当代视界中的文论传统》(2003 年)、《批评的考究》(2003 年) 和《中国游侠史》(中文版 2001 年、日本版 2004 年)、《游侠人格》(大陆版 1996 年、台湾版 1997 年) 等八种, 主编有《中国诗学》(4 卷 1999 年)、《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20 种 2007 年) 等三种。曾获得中国图书奖及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

## 新写实主义：对先锋的纠正？

新写实主义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当时正是“先锋小说”活跃于文坛之时, 许多人认为“先锋小说”疏离了中国的现实生活处境, 疏离了读者大众, 而新写实主义的出现则是基于对先锋小说的一次“纠正”, 它将“生活”的命题重归人们的视野。经历了延续十年的文学“井喷时期”, 对文革的反思和寻根文学热潮之后, 人们逐渐归于平稳, 更为冷静地对待政治与文学, 于是, 新写实主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一个文学的新潮流。1989 年第 3 期的《钟山》发表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宣言和专栏, 宣称: “所谓新写实主义, 简单地说, 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 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 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从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 同年 10 月, 《钟山》与《文学自由谈》(天津) 联合召开“新写实”讨论会, 新写实主义的影响因此更为广泛。这两件事算是新写实主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标记。

方方、刘震云、池莉

方方能够确立在文坛的地位,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她 1987 年发表的小说《风景》, 这部作品一直被认为是新写实主义的开山之作。虽然, 这只能是这部作品被给予的一种类似历史定论的说法, 它仍有更多的侧面和无法被概括的深意, 但是《风景》确实是给出了新写

实主义的一些基本特点。

《风景》描写了一群小人物最平凡的生活, 又将这其中的彷徨、苦闷、和为蝇头小利而机关算计的种种写得真实、恳切。这也就是新写实主义最大的特点——“实录精神”, “平民视野”和“反英雄”, 它给人们提供了一幅幅真实可信的艺术画面, 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这些新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 但特别注意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 真诚直面现实, 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 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 同现实主义一样似乎有些无所不包, 但作为中国文学特定时期的一种思潮, 新写实小说无疑更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新写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作还有刘震云的《一地鸡毛》, 小说描写了小林的家庭生活。一切皆以“琐碎”展开: 收入低, 地位低, 不会混, 小孩不能进好的幼儿园, 无力办妻子的调动; 就连招待救过自己命的老师吃顿饭, 也要与妻子吵上一架, 生活中的“失败者”, 最后决定一定要拍马溜须, 在单位混出个人样, “一个生气勃勃的大学生终于被改造了”。(《一地鸡毛》) 是是非非都是人生最重要的小事, 这些琐碎的细节就像一个微观的世界, 而在这个微观世界里, 鸡毛蒜皮也能迎战所谓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

同为武汉人的池莉也是新写实主义的领军人物, 她的作品《烦恼人生》是新写实主义的

代表作, 描述了轧钢厂工人印家厚一天的生活, 将一个普通工人面对的现实困境, 通过日常的生活向人们一一展示, 奋斗与生存的巨大压力都隐藏在日复一日没有尽头的平常生活中, 无法诉说只能经历, 人们逐渐麻木, 而似乎这些麻木与无觉也无须清醒与启蒙, 生活的乏闷不需要深刻的疼痛去代替, 它已足够锋利, 只需要最直白的呈现, 这也就是新写实主义的作家们一直在追寻的。池莉的小说《烦恼人生》和她的作品《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也被统称为新写实的“人生三部曲”。

终于被饱受争议

但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学流派一样, 新写实主义也饱受争议。有读者认为太过原生态的叙述方法是缺乏必要的提炼、概括的结果, “所谓生活流, 其实是作者艺术手段欠缺所致”。也有读者不满于新写实主义缺乏理想的光辉, 有评价说: “在英雄消失的地方, 站起了一群苟活者, 以不同的行为演绎着苟活者的人生哲学”。新写实主义的主题只局限于生活写实, 过于狭窄这一点也时常被人们诟病。这些说法不无一定的道理, 但是问题是, 并没有一种完美的文学, 新写实主义小说还是为文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叙述角度, 使生活真实地跃然纸上。

编撰：张贝思

## 汪涌豪『书生说』

真实的游侠：多重人格

游侠, 是对古代社会那些以行义任侠为生活理想者的称谓。它崛起于春秋、战国风雨的大变动时代, 至秦汉时期得到迅速发展。作为封建时代特殊的社会人群, 游侠曾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 演出过无数令人扼腕击节的英雄剧。在某些特殊时期, 还契合近社会政治的中心, 成为足以影响王朝政策走向的重要力量。

历史上的游侠, 是一群具有多重人格和独特行为方式的人群。他们的任侠行义活动, 从主观上说, 有时是除暴安良, 为贫穷弱小者伸张正义的考虑。在客观上, 更是经常代表了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但不能否认, 由于受其所处的社会地位、生存方式和集团利益的影响, 他们身上沾染了许多流氓无产者共有的弱点, 他们可以交通公侯权贵, 地方豪强, 甚至碍于恩义, 为功名富贵所诱, 沦为供其驱使的工具, 也可以投身为匪, 躬自为盗, 因放松对自己的道德自律, 成为危害百姓的祸首; 有的人任侠行义, 不过是一种手段, 其目的在追求个人私欲或政治野心的实现。因此, 不加分析, 指其为下层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如同那种将其一笔抹杀的评论一样, 并不符合历史真实。今天, 越过时空的拘限, 如上述这种比较全面的、公正的判断, 是应该能够确立了。

—— 出自《古代游侠任侠行义活动之考究》

范畴研究：应具东西方视野

中国古代文论及范畴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要真正贴近古人的文心, 明了范畴的指谓, 必须通过史论结合的方式, 以历史实证为基础, 以当代意识为提领, 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综合与通观。仅做到这点还不够。虽然常识告诉人, 许多时候最好的观点就是事实, 但有时, 一些事实只有通过别一种观念的烛照, 才彰显出自身的价值。这也正是伽达默尔所说的“历史解释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的意思。所以, 在实证还原的同时, 还应该用东西方不同文化这面“多棱镜”来深化对传统文论的理解。因为在知识范本难免以西方为中心的今天, 任何人都无法杜绝西方思想的影响, 正如史威德勒所说, “不对话, 即死亡”。

适当地引入新的理论与方法, 大有助于我们拓展古文论和文论范畴所实际存在的不可穷尽的意义层面, 有利于分梳事实与价值之间显然存在着的重大区别, 从而为克服那种不明分际的单向格义, 或局处一隅的自说自话, 创造切实的条件。但遗憾的是, 在学界, 对这一点重要性与迫切性的认识还很不够, 一些共识也还未形成。为祛除所谓“太阳底下的阴影”, 范畴研究乃至整个古文论研究在继续重视基础的同时, 应更充分地汲取东西方科学有效的理论与方法, 只有这样, 才能弥补自己的视野缺损。

—— 出自《志在与古人结心》

传统文化：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表达

中国人的思想需要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表达, 并也只能用中国人的方式才能表达清楚, 才能真正吸引别人来倾听与光顾。而古人已有表达所达到的高度, 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标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中国人是以广义的诗歌来代替宗教的, 进而以美学代宗教。他们肯认心口相应、以诗言志这种自来的传统, 又秉承“不学诗, 无以言”的先哲教诲, 习惯用诗词歌赋来感天知地, 用口传心授来表达情意。在这种传统的熔炼下, 人们祛伪存真, 去恶从善, 这就是古人所谓的“诗礼教化”了。它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 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最内在的文化基因之一。

一个懂得从古人锦心绣口中汲取智慧的人还会更有涵养, 不仅不至于用满口的清水白文, 对应个人粗鄙而惨淡的人生, 还能因彻入情感的上源, 变得相对容易在当今激变的时代中立定脚跟, 获得有关于自身存在的坚实依据。也就是说, 他从诗词中读到的不仅是字句, 还有人生, 甚至宇宙洪荒、苍茫五千年的历史教训。所以他不会进退失据, 患得患失, 他的内心充实, 人生幸福。

—— 出自《让“诗礼教化”的民族文化基因传承下去》

整理：陆红平